

路德的十架神学

《路德的十架神学》，赫尔曼·沙瑟（Hermann Sasse），路德宗牧师书简，1951年10月，第18篇。陈张译

1. 十架的重要性

所有时代的事工都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该传讲什么？路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传讲一件事，十架的智慧！”十架的智慧，十架的话语——对世界来说是最大的绊脚石——是基督教传道的真正内容，也是福音本身。因此路德这样教导，路德宗教会和他一起这样教导。

基督教世界视这样的教导非常的片面。十架只是基督教信息的一部分。使徒信经的第二论题并不是信经的全部，即便在第二论题里，十架也只是在其它救恩的事实中间。当路德将真正的基督教神学限制在十架神学上时，路德让基督教真理变得多么狭隘啊！——就连今天很多路德宗也这么认为。毕竟，不也有道成肉身的神学和复活的神学吗？在第二论题中关于上帝的教导，难道不应该被信经第三论题所教导的内容，被圣灵的神学和他在教会中的活动所补充吗？确实，路德在这些事上也有很多论述，比如，在他关于道成肉身和关于圣礼的教导上。同样，也很少有在他之前的神学家像他那样理解创造的论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回答路德十架神学那备受指责的片面性呢？这种所谓的狭隘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它的意思不是说，整个教会年缩减到只有受难日，而是说离开受难日，人们就不能理解圣诞节、复活节或圣灵降临日。路德，像爱任纽和阿塔纳修一样，显然是个伟大的关于道成肉身的神学家。然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看到了隐藏在马槽背后的十字架。他也和东方教会的神学家一样很好地理解复活节的得胜，他理解它是因为他视复活节为那被钉十架者的得胜。他对圣灵的活动的看法，也是如此。

按照路德的说法，神学的一切主题都是被十架所照亮的。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启示最深的特性隐藏在十架里面。由于这个原因，路德的十架神学不打算仅仅是教会历史中出现的众多神学理论的其中一种。与基督教世界盛行的别的神学——路德称其为荣耀神学——相比，十架神学宣称其为正确的属圣经的神学，基督教会借着它或站立或跌倒。路德宣称，唯独宣讲十架是宣讲福音。

那么，什么是十架神学呢？

2. 古代教会中的十架

教会走了很长一段路，才透过路德的十架神学，充分地阐清其对基督的十字架的认识。人们常常观察到，在古代教会的神学中，十架扮演了一个多么小的角

色。的确，最初数个世纪的教会和所有时代的教会一样，都是靠着基督的死亡活着，并承认这一事实。在每一个主日和每一个圣餐庆典（从来没有另一个圣餐！）中，主的死亡都是一个在场的事实。几乎没有哪一个旧约经文，像以赛亚书 53 章那样如此频繁地被教父们引用。到二世纪，十架的标志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基督教习俗。然而，当时的基督教艺术借着描述旧约的预表而不是基督受难场景来呈现我们的救恩。直到第四世纪，基督教雕塑才勉强开始将基督受难描述为福音故事之一。甚至早期神学都无法对基督的死亡说太多的内容。

后来，一个伟大的问题被提出：为什么基督成为人？这个问题并不直接针对基督的死亡，而是针对他道成肉身的原因。十架以这种方式，与道成肉身联系在一起被教导，但其本身还没有成为一种教导。十架也被包含在复活的奥秘中（我们所说的受难日和复活节，最古老的教会是在逾越节的节期同时庆祝的）。但即便如此，我们救恩的实际事件依然是道成肉身——正如爱任纽说：“由于他无限的爱，他成为了我们之所是，使得我们可以成为他之所是”——与此同时，他的复活标志着我们救恩和我们复活的开始。

因此，对古代教会，甚至是对今天的东方教会，十架隐藏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神迹中。受难日的黑暗在这些节期的辉宏中消失了。十架被基督道成肉身和复活的主神圣的荣耀所掩盖。甚至在教会开始在其艺术作品中呈现基督被钉十架很久之后，这荣耀都比十架更耀眼。当在古罗马的晚期和中世纪的早期，在教堂圣坛上的拱门上，被钉十架的基督取代了得胜的基督（*Christos Pantocrator*）时，他依然被描绘为和蔼的和得胜的。在古代教堂和中世纪罗马式教堂中所呈现的基督并不受苦。即便在十架上，他依然是得胜的，十架本身总是作为胜利的标志，而不是受苦和死亡的标志出现——“在这个标志里，你将得胜”或“王的旌旗向前进；十架闪耀着神秘的光辉”。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何解释古代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局限性呢？当然，我们绝不能忘记，圣经神圣的启示是如此丰富，需要所有的历史来阐明其内容。我们不能指望，第一次普世会议，教会就解决了中世纪西方世界的全部问题。他们的问题是由他们生活和思想的视野所决定的。对一个希腊人来说，去描述被钉十架的场景，这是多么地粗俗啊！你会在你的餐厅悬挂一个罪犯被挂在绞刑架上的图片吗？

在对救恩的理解上，希腊教父们无法摆脱对于人理想主义的概念。即便是伟大的亚他那修，也从未考虑过“用什么量器来衡量一个罪的重量。”他们都是贝拉基主义者（*Pelagians*）。对他们来说，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人一样，罪人实质上是一个可怜的病人，需要借着恒久忍耐的爱和属天的药物被治愈，而不是像罗马人一样，是一个罪犯和违法者，迫切的需要惩罚和称义。那么，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基督是借着谁并借着什么被带到十架上的，他怎么能理解十架呢？如

果他不能和保罗·格哈德一样，知道“我的罪恶加增，如海沙一样不可胜数，借此，我使你悲哀叹息。我使你的灵魂受无数的困苦，你的伤痛由邪恶之手滋生！”他怎么能理解十架呢？由于缺乏对罪的全面认识，古代教会和东方教会从来未曾获得某种十架神学。

3. 西方教会中的十架

十架神学属于西方教会。正如每一个真神学，它根植于礼拜仪式中。这些礼拜仪式起源于东方，特别是叙利亚的教会。毕竟，叙利亚人与旧约语言的关联，以及其思想世界的关联，不正导致了他们更好地理解旧约中上帝羔羊的福音吗？因此，羔羊颂在公元 700 年被一个叙利亚血统的教皇包含在罗马弥撒中，正如荣归主颂中对上帝羔羊的引用同样起源于东方。除了这些在叙利亚的起源外，我们主的死亡必然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纪念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这里的圣墓教堂——由君士坦丁建造并存放着所谓的圣十架遗物，成为了基督教世界各地朝圣者的目的地，也为对十架的尊崇提供了起点。

这种做法很快传遍整个教会，并在罗马的耶路撒冷圣十架教堂找到了其第一个西方世界的聚集点。这种对十架的尊崇，在我们今天的日子依然是罗马受难日仪式的一部分，它可以被称为十架神学最古老的形式。借着十架尊崇和十架遗物，对被钉十架者的献身成为中世纪西方敬虔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两首伟大的十架赞美诗——“我的舌头高声唱，那光荣的战斗”和“王的旌旗向前进”——依然是受难日仪式的一部分，这两首赞美诗陈述的不是那被钉十架者而是十架本身。贝南蒂乌斯·福徒拿都（Venantius Fortunatus）在公元 600 年左右写下了这些赞美诗，其灵感来自对当时皇帝贾斯汀二世送给法兰克皇后拉德贡达（Radegunda）的十架遗物的热爱。赞美诗“我的舌头高声唱”称赞十架为胜利的标志，并称其为圣十架，乐园的圣树，已成为拯救的工具：

<i>Tree which solely was found worthy</i>	<i>Solo digno to fuisti</i>	唯一值得敬仰的树
<i>Earth's great victim to sustain,</i>	<i>Ferre mundi victimam</i>	大地赖以存系的祭品
<i>Harbor from the raging tempest,</i>	<i>Atque portum proeparare</i>	远离狂风暴雨的港湾
<i>Ark that saved the world again,</i>	<i>Arca mundo naufrago</i>	再次拯救世人的方舟
<i>Tree with sacred blood anointed</i>	<i>Quom sacer cruor perunxit</i>	被膏上神圣的宝血
<i>Of the Lamb, for sinners slain.</i>	<i>Fusus Agni corpore.</i>	来自羔羊，为罪人被杀

基督教树的符号的这种应用，使人回想起圣树的使用，这在日耳曼人的宗教敬拜中是常见的。

强有力的关于战斗和胜利的赞美诗——“王的旌旗向前进”，同样致力于描述圣树：

<i>O Cross, our one reliance, hail!</i>	<i>O crud ave, spes unica</i>	哦, 十架, 我们唯一的倚靠!
<i>So may thy power with us avail</i>	<i>Hoc passionis tempore</i>	愿你的力量与我们同在
<i>To give new virtue to the saint</i>	<i>Piis adauge graham</i>	赐予圣徒新的美德
<i>And pardon to the penitent.</i>	<i>Reisque dele crimina.</i>	和对忏悔者的宽恕

从这种对圣树的崇拜, 到唱“哦, 神圣的头, 今日受伤”还有很长一段路, 后者在 500 年后, 中世纪的鼎盛时期, 成为对那被钉十架者的致意。

仔细观察, 这些关于十架神学最古老的表达, 似乎是路德后来称为荣耀神学的最典型的例子, 因为在这些神学中, 十架依然是某种上帝的荣耀在地上直接的启示。它凯旋地走在基督教皇帝得胜的军队和教会武装的勇士前面。就像在初世纪魔鬼逃离十架的标志一样, 现在, 教会的敌人混乱地逃离十架旌旗和十架遗物出现的地方。谁能抗拒这个标记的力量呢? 十架是获得永不失败的胜利的标记。上帝的力量在它里面在世上变得可见和真实。

4. 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的十架

当十架的受苦在欧洲的教会和修道院第一次被理解时, 基督教的内在生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种改变能够在中世纪的耶稣受难像上看到。被钉十架者不再是罗马时期站在十架树上的得胜者。相反, 他挂在十架上——受苦, 随后甚至在痛苦中挣扎并死去。这种转变是在中世纪晚期完成的, 那时哥特式教堂的凯旋门上的耶稣受难像, 以一种相当现实的方式展示了那被钉十架者, 不再是神圣的得胜者, 而是悲伤之子。卑贱的基督, 神-人, 在最深的降卑的状态里, 成为人的弟兄。效仿基督, 甚至是在神秘的体验中感受到被钉十架者的一切痛苦, 成为了中世纪敬虔活动的一个理想模范。当然, 只有一小部分教会人士体验到这样的感受。但至少所有人都被这样的想法打动了。教会的礼拜仪式和整体氛围促进了这一点。

重要的是, 在发现基督的受苦和死亡为一个可怕事实的同时, 与之相伴的, 是对罪和罪的赦免有一个更严肃的认识——在古教会中从没有类似的发现。关于中世纪罪和称义的教义, 有很多可以指责的地方。确实, 当时没有人深入地探究圣经对罪的理解。整个悔罪系统都是错误的, 甚至是对福音的否定。然而, 那些人至少比现代新教徒, 包括神学家更严肃地对待罪, 这也是事实。

那时的人们知道他们是罪人并需要赦罪。“我怎样找到一个恩慈的上帝?” 这一问题影响了拉丁神学。在它成为宗教改革的问题前, 它在教会已经存在一千年了。数个世纪以来, 这个问题将中世纪最敬虔的人带到修道院, 直到它变成了最后一位伟大的中世纪修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那千年里, 基督教世界已经认识到这两件事是彼此从属的: 世人的罪和基督的受苦, 我的罪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尽管它还无法找到它们是如何相互从属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思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 中世纪教会发展了它的十架神学。

这一神学最大的成果，是坎特伯雷的安瑟伦所著的那本很小很简洁，却大胆而深邃的书：*Cur Deus Homo?*（为什么上帝成为人？）很多人可能，并且确实必须，反对安瑟伦试图证明神迹是必要并合理的方式，反对他理解上帝救恩计划和施行它的代价的方式，因此之故，也反对安瑟伦的假定中一切其它令人反感的東西。但在他的著作中，替代性的补赎这一伟大的神学表述第一次被完成了。虽然中世纪神学已经批评并纠正了安瑟伦——通常比现代神学家所做的更具说服力——但教会从没有认可那些如此频繁如此反复反对补赎教义的抗议。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宣称基督的死为世人罪的补赎的教导，是中世纪唯一最终得到普遍认可的教导。中世纪关于罪和恩典的教义一直存在争议。圣餐变体说只局限于罗马教会。16世纪发展的所有教义都只限于基督教世界的某些部分。但是替代性补赎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the vicarious satisfaction*），由路德宗、改革宗、安立甘宗和罗马教会在他们各自的信仰告白中独立表述。这一教义在之前从未正式表述过。

尼西亚信经并没有提及如何理解“为要拯救我们世人”这句话。奥斯堡信条第一个教导基督“借着他的死亡为我们的罪做了补赎”（第四条款）。改革宗信条中有相应的教导，并且天特会议（第六项第7条）也一样。安立甘宗教会的三十九条没有使用“补赎”这个词，他们教导基督的死亡“使天父与我们和好，成为祭物，不仅是为原罪，也是为人一切的本罪”（第二条款）。然而，在“救恩布道”中，这句话被解释为：基督的死亡“……做成了一个祭物或补赎，或者，可以这么说，为我们的罪向天父做出了赔偿。”

因此，这个教导，是中世纪对十架神学真实的贡献。

5. 路德对十架神学的贡献

如果提出关于路德对十架神学有何贡献的问题，人首先倾向于是的回答是：路德将安慰的信心放在基督赎罪的死亡上。路德确实经历并向他人展示了，相信基督钉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并且一颗极度痛苦和绝望的心能够在这心里找到和平和真生命。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世纪也知道相信基督为唯一的救主，以及从这信心而来的安慰。路德本人深信历代的圣徒和教会都是借着这信心而活。

当托马斯·阿奎那在去里昂会议的路上生病，并知道他即将离开人世，他领受了他最后的圣餐，说：“我接受你，我灵魂的赎价。出于对你的爱，我学习你，日以继夜，竭尽全力。我宣讲并教导你……”这个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者就这样离开了他未完成的工作（他还不到50岁）。哲学和神学知识上的一切财富都被抛之脑后了。包含人间和天堂、世界和超世界的伟大思想体系，被浓缩为一件必要的事。现在，像圣保罗一样，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2:2），他在世上最后一次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他灵魂的赎价。这基督是一切神学的

内容。在《神学大全》开头对上帝的存在半异教徒式的证明中的荣耀神学被抛之脑后了。对自然人的能力的信念被抛之脑后了，托马斯战胜阿威罗伊主义并成为基督教艺术之一的“神学的胜利”被抛之脑后了。

如果想要正确理解宗教改革，这个基督徒，这个真正的福音派，中世纪的一面，必须一直被放在心里。弥撒确实有福音的核心。他们在《荣归主颂》中唱“唯独你是圣洁的”。他们在弥撒献祭祷文中祈祷“不权衡我们的功德，却白白赐予我们赦免。”他们使用求怜经和羔羊颂，作为圣餐和洗礼仪文的话。在为死人的弥撒中，他们唱赞美诗“哦，大有威严的王，赐我们白白的救恩。”他们常常提到十字架上的强盗。正如路德所说，所有这些东西，保全了中世纪的教会，并在今天也保存在罗马天主教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唯独恩典在罗马教会中也是一种可能。但是由于它只是所有可能中的其中一种，它绝不会成为唯独信心。因为无论罗马教会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它想要成为并且它也确实是的十字架教会，那被钉十字架者的教会，他献祭的死亡在其教会的生活和思想中，比很多新教教会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也许唯有上帝知道，在我们的时代，相比新教徒，是否有更多的天主教徒相信基督拯救的功德为唯一救恩的源头。

但路德不仅仅是一个罗马天主教信徒——像很多跟随他的信徒一样，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相信那被钉十字架者为其唯一的救主。他的十字架神学不同于中世纪敬虔的基督徒。这种不同之处在哪儿呢？当路德将十字架神学与荣耀神学划清界限时，这种不同变得清晰起来。当路德从他寻求一个恩慈的上帝的属灵经历中，学会理解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人意味着什么时，他前所未有的意识到十字架的启示最深刻的本质。他不仅仅认识到在十字架上所启示的神圣的爱的深度，并且通过理解这两点，他认识到上帝临到人类的方式其奥秘的深度。他看到了上帝对待人的秘密，启示的奥秘本身。

6. 十字架神学 VS 荣耀神学

神圣启示的奥秘是什么呢？人想要见到上帝，但是他不能。即便是上帝伟大的圣徒也不能见到他。摩西对主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出埃及记 33:18）。回答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没有人看见我还可以存活。”但是上帝确实赐予他仆人一件事。上帝的荣耀将会经过，并且主将允许他去看“他的后背”，也就是说，摩西将会从背后看到上帝：“你就可以看见我的背，却看不到我的面”（23 节）。

众所周知，路德常常使用这一段经文来阐明我们认识上帝的本质。作为人，我们不能在上帝未遮掩的荣耀中见到他的面，无论我们多么地渴望并寻求它。无论是从观察世界，借着神秘的体验，或是借着哲学思考，试图去认识上帝，都是荣耀神学。这是自然人的神学，是异教徒的神学，是哲学家的神学，并且，最不

幸的是，也是神学教授的神学——作为基督徒，他们本应更好地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神学家”，路德在诗篇 65:17 的注释中评论道：“在辩论中，甚至在祷告中，非常不敬的使用上帝神圣的名——我们借着它受洗，并且天地为它震撼。我们展现出对神圣真理热情的饶舌的辩论艺术——这是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的——以至于我们谈论圣三一上帝就像鞋匠谈论他的皮革一样。”这意味着上帝变成了一个客体，一个人们谈论的对象。但是任何谈论某个对象的人都必须在这个对象之上，必须俯瞰它，因此，在追求神学的过程中，一个基督徒总是处于与上帝失去正确关系的危险中。

在海德堡辩论的 29 条中，路德说：“一个人如果想使用亚里士多德进行哲学思考而不危害他的灵魂，他首先必须在基督里成为彻底的愚拙”（路德著作 31:41）。否则他将成为一个荣耀神学家，这意味着他压根不是神学家。因为路德区分的这两个神学，荣耀神学和十架神学，并不是一个神学的两个等级，也不是同一神学互相补充的两面。它们不像天主教和新教神学体系中由亚里士多德所确定的对上帝自然和启示的认识。相反，它们不可调和地彼此排斥，互为真假神学。

“那借着他的创造去领悟并认识上帝不可见的本相的人，不配称为神学家（罗马书 1:20）。那借着受苦和十架，认识并领悟上帝向我们显明并可见之事的人，才配称为神学家”（路德著作 31:52）。这是 1518 年那著名的辩论中的第 19、20 条论纲。

路德并不否定从上帝创造之工中，有可能认识上帝不可见的事；也即是，正如他自己在 19 论纲的论述中所说，去认识上帝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良善，等等。他否认的是对上帝的这种认识有任何用处。它既不使人有价值也不使人明智。它并不改变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人们误用了从上帝的创造中对他的认识，正如论纲 20 解释说：“他们变成了蠢货。通过上帝的创造来认识他，并没有阻止任何人远离上帝，也没有阻止他们成为偶像崇拜者。”因此“上帝乐意借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哥林多前书 1:21）。这所传的就是十架的信息（哥林多前书 1:18）。当荣耀神学从创造之工中认识并感知上帝不可见之事时，十架神学借着受苦和死亡认识并感知上帝可见之事（上帝的后背）。荣耀神学家看着世界，创造之工。藉着他的理性想要去感知那远超过他们的上帝不可见的本相，他的全能、智慧和良善。但上帝对他们依然是不可见的。

另一方面，十架神学家，看着那被钉十架者。这里不像在辉煌的创造之工中，没有任何伟大、漂亮或庄严之处。这里只有卑微、羞耻、软弱、苦难和痛苦的死亡。但是这可怕和令人沮丧的一面，却显示了上帝可见的事和上帝的后背，那些上帝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事。在这儿，上帝，那在创造之工中依然不可见的上帝，变得可见。这意味着上帝对区区凡人在他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内变得可见，正如

当摩西被允许去看上帝的后背时他对摩西变得可见一样。上帝可见的事，就是能够从后面，从上帝的后背所看到的事。

十架独特的意义就这样建立起来。我们并不能看到创世中的上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十架上的上帝——在人眼所能看到的范围内。因此十架就是启示本身，十架神学是唯一配得神学之名的。在论纲 20 的解释中，路德继续说：“在约翰福音 14 章，当腓力像一个荣耀神学家一样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时，基督立刻驳回了他想要在别处见父的轻狂的念头，并引导他转向他自己，说：‘腓力，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因此，真正的神学和对上帝的认识在被钉十架的基督这里。”这在接下来的论纲中被再次说道：“不认识基督的人，就不认识隐藏在受苦和十架中的上帝。”这就是路德神学和路德宗教会的一个坚定的原则：神学就是十架神学，再没有别的。一个想要成为别的东西的神学是伪神学。

7. 作为上帝启示的十架

十架就是启示本身，因为它是唯一上帝让他自己变得可见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呢？当路德说除了在被钉十架的基督里，我们不能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上帝时，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是如何在十架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存在的呢？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问：什么是启示。当某个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并让它自己变得可见时，启示就出现了。上帝的启示是上帝从奥秘中显现出来。因为上帝是隐藏的，正如一切信心之事都是隐藏的。信心，根据希伯来书 11:1 的定义——路德经常引用这句经文，与不可见的事相关。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世上，上帝对我们就依然是隐藏的。他，正如他的话教导我们的，住在没人能靠近的光中（提摩太前书 6:16）。他也说他“要住在幽暗之处”（列王纪上 8:12）。他是一个“隐藏自己的上帝”（以赛亚书 45:15），没有人能看到他的面（出埃及记 33:20，约翰福音 1:18，约翰一书 4:12），直到我们在他荣耀的光中“面对面”（哥林多前书 13:12，启示录 22:4）看到“他的本相”（约翰一书 3:2）。但虽然上帝依然对我们的眼睛是隐藏的，他却借着他的道显明他自己。所以，圣道中的启示就是这世上启示的方式。

上帝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列祖说话，直到末世的日子——就是如今这世界的终时——他藉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这儿子远超过先知，是“上帝荣耀的光辉，上帝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 1:1~）。他是从起初长存的道。这道是上帝一切成文并传讲的话的内容。关于他，我们知道：“道成了肉身……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因此，启示本身成了肉身。因此，作为成了肉身的道（Logos）的耶稣基督，是上帝在这世上的启示本身。唯有在他，这永存之道里，上帝从奥秘中显现出来。他是一切圣言的内容；他的道成肉身是圣言的显现。人子耶稣是可见的道。任何见到他的人就见到了天父——在今生我们能看到他的最大的程度。

从这里我们理解了路德关于十架的教义。如果上帝想要显明他自己，让人能够见到他，他不能显明他的本相。他不能显明他未遮掩的荣耀。因为没人能承受上帝的真面目。因此他选择了人性的面纱。因此道成肉身同时是上帝的启示和他荣耀的隐藏。那隐藏的上帝，不可见的和永恒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对我们显明的上帝。但是上帝的这启示，这揭露，同时又是一种遮掩，一种隐藏。因此路德对“隐藏的上帝”的双重使用就可以理解了。路德会从上帝还没有显明他自己的意义上，谈论隐藏的上帝。他也会从上帝借着将自己隐藏在耶稣基督的人性里显明他自己的意义上，谈论隐藏的上帝。因此，道成肉身既是上帝的揭露，同时又是上帝在人性里的遮掩或隐藏。

在任何地方，这种遮掩——神性将他自己隐藏在面纱之后，都没有在基督受难上变得如此明显。客西马尼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终结了所有误解福音的企图，即，试图按照古代神秘宗教的方式，视其为一个救主-神凯旋显灵的信息，或视其为一个宗教英雄的史诗。这样的荣耀神学无数次想要抓住福音。耶稣的神迹一次又一次以这种方式被理解。当然，耶稣借着像迦拿婚宴上的神迹，正如经文本身宣告的，彰显了他的荣耀。但经上明确说：“他的门徒信了他。”不是迦拿人，不是他所喂饱的五千人，不是他所治愈的病人，甚至不一定是他所复活的死人信了他。因为这些行为同时是他神圣威严的启示和遮掩。只有他的门徒在信心里看到他的荣耀。甚至他的复活也没有向全世界展示。信心总是处理隐藏的现实。同样，对使徒和使徒教会来说，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相信他隐藏的荣耀，相信隐藏在肉身中的上帝，相信真人性里面的真神。

这奥秘在十架上得到了其最深的表达。“隐藏在十架下”，这是路德对神圣启示这一特性的惯用表达。隐藏在十架下的是他的王职，他的国度，他的教会（“他借着圣灵使之复苏的这教会一直是同一个基督的国度，无论它是被显明时还是它被隐藏在十架下时”）。“教会隐藏着，圣徒掩盖着”。不可能有别的可能，因为“一切信的事都必然是隐藏的”。上帝的话隐藏在圣经的字句中，隐藏在传道者人类的语言中。基督的真身体和真宝血隐藏在圣餐中饼和酒这属世的元素中。信心和十架相辅相成。十架要求信心而不是证据。

如果十架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地方，那么，它更是上帝的启示与人类理性最相矛盾的地方。由一切世人称为智慧的东西来衡量，十架的话，如圣保罗所说，是一个哲学家所能碰到的最愚蠢的教义。一个人的死亡是所有人的拯救，这加略山的死亡是世人一切罪的赎罪祭，一个无辜之人的受苦将平息上帝的愤怒——这些主张与自然人的一切伦理和宗教情感相矛盾。事实上，认定所有人普遍有罪的教义是不容讨论的，因为它意味着一切哲学伦理的终结。因为所有这样的伦理都建立在康德所阐述的原则上：“你能够……因为你应该……。”但圣经却不是这样说的：唯有十架这愚蠢的教导，是上帝的智慧，并且它将废掉世上聪明人的智

慧。在上帝的智慧和世人的智慧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人理性的智慧对上帝是愚拙，上帝的智慧对世人是愚拙。

路德比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神学家，都更明白这冲突的深度。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与荣耀神学的战斗对他意味着什么。它是为福音的战斗，为唯独恩典的战斗，为正确理解上帝和人的战斗。“荣耀神学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十架神学家看透事情的本相”（海德堡论纲，21）。人所认为的善，可能是上帝眼里的罪，比如，跟随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道德家对美德的追求。人的智慧认为是好运并因此向往的东西——健康、财富、成功、胜利——恰恰可能是上帝认为对人有害并因此拒绝给他的东西。在上帝的判断里，疾病、失败、贫穷也许更为宝贵；并且上帝的这判断是正确的，即便它与人类的一切理性都相冲突。面对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这疾病带来了经年的受苦并导致了痛苦的死亡，我们人类的判断看到的是某些绝对负面的东西。但是在上帝看来，这种不合理的命运可能是相当正面的。

因此，路德在《论意志的捆绑》中大胆直言：“当上帝带来生命时，他借着杀戮来实现；当他称义时，他借着指控我们来实现；当他带我们前往天堂时，他借着引领我们下地狱来实现”。他借着杀戮让人活！——这话恰当地表达了上帝不合理的行动方式。唯有在耶稣的十架下，我们才能学会相信这样的表达。在那儿，我们看到的只有软弱、孤独、羞耻、困苦、死亡、正义事业最终失败、邪恶力量的胜利。然而，对信徒来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可见之事”，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他在这奇怪的工作背后隐藏着他赦免、拯救和赐生命的工作。深深隐藏在人眼所能见的受难日的事件中的，是上帝和人和解的伟大事件，是世界救赎主的胜利——这只能被相信而不是被证明和理解。

这些是路德十架神学的一些基本理念——但绝非全部。如果这神学不只是一位伟大基督徒思想者的神学，而是忠实的再现了新约教义——正如它所声明的那样，那么它必然就不只是对基督教世界的某一部分是重要的，而是对所有教会都是重要的。那么，路德的十架神学就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基督徒都有话要说。

附录：今天的十架神学

总而言之，路德的十架神学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荣耀神学——我们中很多人都是靠它活着，而它根本不是神学。相反，正如教会历史中的一切荣耀神学一样，它是堕落人类的自然宗教。

让我们举个例子。在1910年6月23日，约翰·莫特在爱丁堡的世界宣教大会上致闭幕词——那次重要的会议标志着我们时代的普世运动的开始。莫特的话是对传教行动的一个有力的呼吁，它被这样的盼望所鼓舞：所有基督教宣教的最终目标将会很快实现。他以这样的话开始：“在随后的日子，上帝让我们所有人

能够庄严的决定，去计划、去行动、去活出来、去奉献，这样我们实在的精神就能够感染我们前往传教的人群：那么，大主教的话（这里他指的是坎特伯雷的戴维斯大主教的话）将会被证明是一个辉煌的预言，我们中很多人在未尝死味之前将看到上帝的国度带着能力降临。”

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次会议七年后，布尔什维主义开始了对教会的逼迫，这是有史以来对教会存在构成的最大威胁。四十年后，中国被布尔什维主义征服，基督教传教士被迫离开当代世界最大的传教禾场。“永恒的王啊，率领我们，前进的日子已经来到；从今以后，在征服的土地上，你的帐幕就是我的家”——这是在爱丁堡会议时期美国宣教士的战歌。

当现在，这场伟大会议最后还活着的成员，回顾这四十年，他们会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耶稣应许他的门徒的，不是荣耀的胜利，而是殉道的十架。他们会理解十架的智慧，十架神学的安慰，上帝借着杀戮赐人生命，因为上帝在这世上的国总是隐藏在十架下。如果我们回顾基督教教会和普世会议一切关于战争和和平、教会和国家、裁军和重整军备、国际联盟和联合会的重要声明和宣言，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基督教神学需要复兴十架神学。

多少世俗的幻想进入了我们对教会和世界的思考！在所有那些在当代人心里取代宗教的幻想中，还有当代的荣耀神学。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和反战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在他们追随者眼里被剥夺了他们曾经拥有的荣耀。同样被剥夺这种荣耀的还有过去数世纪以来在所有宗派中盛行的那种基督教。它是一种梦想着某种基督教国家或某种基督教世界的基督教，一种被荣耀神学世俗化的基督信仰。现在是时候去聆听十架神学了。当今天的教会问：“我该传讲什么呢？”唯一的答案是：“传讲一件事，十架的智慧！”

将福音作为十架的智慧来宣讲，始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明白十架神学绝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荣耀神学总是一种哲学——当然，一种基督教哲学——它调和理性和启示。但是我不能像一个哲学家面对他的研究对象一样面对那被钉十架者，对这个对象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我能够判断基督，说明他是谁之前，他就会判断我。这就是为什么十架神学有其实践的一面，使它对神学家至关重要的原因。一个十架神学家不能没有对被钉十架者的信心。如果我没有预备好背起十架跟随他，我怎能相信基督的十架呢？这并不是偶然的，每当耶稣向门徒谈到他的十架，他也提到他们将要背的十架（参见马太福音 16:21-24）。

对路德来说，基督在世上的真教会被认出的一个标志，是它必须经历逼迫和苦难。十架神学包括对基督想要我们背负的十架，怀着信心说“是的”。路德在罗马书 12:1 及之后的解释中，表达了十架神学的这一方面：“正如上帝的智慧显现在愚拙的掩饰之下，上帝的真理显现在谎言的形式之中——因为当上帝的话

语来到时，它常常与我们的心意相反！——因此上帝的旨意，其本来是善的、令人满意的、完美的，在我们看来却是邪恶的旨意，仿佛魔鬼的旨意而不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上帝仁慈的、充满爱的旨意是隐藏的，只有人将他自己的念头视为理所当然的善、令人满意和完美。如果人抛弃了自己的意志，那他就会像彼得一样，让主带领他去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约翰福音 21）。“因此他同时是愿意的和不愿意的，正如主在客西马尼园，用最热切的意愿，完美地成全了他所不愿意的事……上帝以这种方式在他所有的圣徒里面做工，让他们愿意去做他们所不愿意的事。”“对这一矛盾，”路德继续说，“哲学家都很惊讶，人们也不明白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必须借着经验和实践来理解。”

这种经验是信心的经验——是相信那不可见之事的经验，是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相信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说，不可能得实现的应许的经验！它是信靠向人眼隐藏起来的事。它是在黑暗中看到光的信心。正如路德在他对创世记的注释中，对亚伯拉罕的信心写下了一句深刻的话：“他闭上眼睛，将自己隐藏在信的黑暗中，在那里他找到了永恒的光。”